

中国古典诗词曲赋鉴赏系列工具书

诗经楚辞 鉴赏辞典

SHIJING CHUCI JIANSHANG CIDIAN

商务印书馆 国际有限公司

溪山亭子

董其昌画

中国古典诗词曲赋鉴赏系列工具书

诗经楚辞 鉴赏辞典

SHIJING CHUCI JIANSHANG CIDIAN

主编 ◎ 周啸天

商務印書館 国际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经楚辞鉴赏辞典 / 周啸天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2012. 1

(中国古典诗词曲赋鉴赏系列工具书)

ISBN 978-7-80103-741-1

I . ①诗… II . ①周… III . ①诗经 - 鉴赏 - 词典
②楚辞 - 鉴赏 - 词典 IV . ①I207.22 - 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7402 号

版权所有 · 违者必究

SHIJING CHUCI JIANSHANG CIDIAN

诗经楚辞鉴赏辞典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编:100010)
(电子信箱:cpinter@public3.bta.net.cn)

责任编辑: 杨清琴

责任校对: 王朝晖

封面设计: 付 强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5598498 传真: (010)85118347

编辑部电话: (010)65122489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字数: 1370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41.25

201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公司联系调换。

凡例

一、本辞典共收录作品 372 篇,其中包括《诗经》305 篇,《楚辞章句》所收楚辞 65 篇,又据《楚辞集注》补收贾谊作品 2 篇。

二、诗作版本,除必要的交代外,一般不做校勘说明。

三、《诗经》作品依通行《毛诗》排列。楚辞作品依《楚辞章句》排列,补收贾谊之作附于《惜誓》之后。

四、《诗经》、楚辞作品均附今译。今译大多采用名家的译文;有些名家译文,撰稿者有些许改动;有些篇章由撰稿者自译。采用名家译文的,于文后署译者姓名;撰稿者对名家译文有改动的,于文后注明;撰稿者自译的,不另署名。

五、《诗经》、楚辞作品均有注释。在赏析文章中释义的字词,一般不出注。

六、《诗经》作品一首诗一篇赏析文章。楚辞作品原则上一篇作品一篇赏析文章,某些内容联系紧密的作品则合在一起赏析。

七、使用规范简化字。在可能产生歧义时,酌用繁体字或异体字。

八、附有诗人文传、诗经楚辞书目、名句索引、十五国风地域图、楚辞地理总图,以供读者参考。

前　　言

周啸天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论语·阳货》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文心雕龙·辨骚》

中国文学史上，最为源远流长而又得到长足发展的文学样式便是诗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从西周到宋，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只是一部诗史”（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这条诗的长河，向上追溯可达两大源头，即以“风骚”并称的《诗经》和《楚辞》。这两部诗集从诞生之日起，便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历代诗人，没有不受其甘泉之滋润，没有不被其光辉所照耀的。

《诗经》除有争议的《商颂》外，基本上是一部周诗。就其时代可考的作品而言，最早要算《豳风》中以周公东征为背景的几首诗，本事在公元前 1114 年前后；最晚的则数《陈风·株林》，诗嘲陈灵公淫夏姬事，在公元前 600 年左右。（按何楷《诗世本古义》、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等以为，《曹风·下泉》乃“曹人美晋荀砾纳敬王于成周而作”，时当前 510 年。那么，最晚的则是《下泉》了。）其时间跨度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计约五个世纪。《诗经》在先秦只称“诗”，因编集作品为三百零五篇（《毛诗》另有《南陔》等六篇，“有其义而亡其辞”，后人以为乃“有声无辞”的“笙诗”，大约本来就是无字的歌），又称“诗三百”，至汉始尊为经。

《诗经》中可确知作者之名的诗篇（如尹吉甫《崧高》《烝民》，寺人孟子《巷伯》，许穆夫人《载驰》等），为数微乎其微。然从三百篇反映的生活内容

及抒情主人公身份仍可看出，周代诗歌作者分布阶层很广，既有王公贵族之作，也有“不识字的无名氏作品”（鲁迅《门外文谈》）。就风诗产生的地域而论，包括今之陕豫鲁晋鄂等黄河流域极广阔幅员。它们在周代便得到奇迹般的结集，其间颇赖音乐的伟力。中国诗史中，乐府声诗占有极大优势，从汉魏乐府、唐人律绝、宋元词曲及于明清传奇戏文，成为一大传统。而早在春秋时代，便已有“诵诗三百，歌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的记载。一部《诗经》，完全有资格称为周声诗或前乐府。秦汉典籍追记的采诗、献诗制度，及近人推测周太师当为《诗经》实际编纂人（朱自清），虽无确据，却也不失为合理之推论。孔子在整理校订诗乐和推动《诗经》的传播上都有不可忽视的功绩，但“删诗”之说大抵为无据之传闻。

“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周礼·春官·大师》）六诗即六义，是前人对诗经分类及表现手法的朴素概括。再细分则是：“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孔颖达《毛诗正义》）风雅颂是《诗经》现有编次上的分类，三者的名义从《诗序》以来有不同的解释，而近人已趋向于一致，认为它们是音乐的概念。风是王畿及各诸侯国的土风歌谣，计有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雅是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共一百零五篇（又分《小雅》七十四篇，用于诸侯享宴，间有民间之作；《大雅》三十一篇，用于诸侯朝会）；颂是统治阶级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共四十篇（分《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在黄河流域定居生息，至西周时已创造了相当成熟的农业文明。社会财富的增加，使中原的城市和商业也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三河为天下之都会，卫都河内，郑都河南……据天下之中，河山之会。商旅集则货财盛，货财盛则声色臻”（魏源《诗古微》），诗歌音乐文化因此得到蓬勃发展。诗三百既广泛反映了周人农牧渔猎、婚恋风俗、建筑娱乐、徭役战争等各方面的生活状况，又生动表现了他们的七情六欲及宇宙人生、伦理道德、历史文化与宗教等各种观念。诗中活动着从天子贵族到农奴贱隶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向我们展示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场面，从而成为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大雅》中《生民》《公刘》《懿》《皇矣》《大明》是一组堪称周民族史诗的重要作品。它从对后稷“艺人荏菽，荏菽旆旆”之稼穑功业的歌咏，写到公刘“干戈戚扬”“于京斯依”的历史性迁豳；从古公亶父“率西水浒，止于岐下”、建设周原的热烈场景，写到武王“牧野洋洋，檀车煌煌”的灭殷壮举，拉开了一部《诗经》赖以登场的时代序幕。尔后读者能看到周人参与生产斗争的极为恢宏的画卷：“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周颂·噫嘻》）；和农牧渔猎极其真切的情景：“有渰萋萋，兴雨祁

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小雅·大田》），“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豳风·七月》），“尔羊来思，其角濶濶。尔牛来思，其耳湿湿”（《小雅·无羊》），“有驩有皇，有骊有黄”（《鲁颂·駢》）……虽然周代未发生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但在沉重的徭役和兵役压迫下，“夙夜在公”“王事靡盬”一类发自社会下层的抱怨，风雅中屡有所闻。而思妇旷夫之怨，当时就成了诗歌的重要题材，《卷耳》《君子于役》《伯兮》等大量风诗，即与唐人闺怨并论，亦不色减。尽管诗“可以怨”——如《七月》有“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啼饥号寒之声，《伐檀》《硕鼠》有尸位素餐、莫我肯德之怨，然而为数甚多的风诗与部分小雅，则笼罩着一层牧歌和田园诗的情调。

性与爱之困惑已与诗结下不解之缘，涉及婚恋题材的诗篇竟占总数三分之一以上。而远古文化史表明，原始人群居杂交，性欲易于满足，而恋歌绝少。到《诗经》时代，人们在政令许可的范围内仍享有有限的性爱自由，而原始婚俗亦有传承，但普遍情况已是“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齐风·南山》），礼教已通过婚俗和舆论干预生活，情歌的大量产生，便不是偶然的了。由于周人所受思想钳制远较后期封建社会为少，诗人们可以放歌那刺人心肠的爱的痛苦与欢乐，故《诗经》的情歌在总体上表现出自由、坦率、淳朴的风貌。其间固不乏“求我庶士，殆其谓之”（《召南·摽有梅》），“岂不尔思，畏子不奔”（《王风·大车》）一类狂热的情思，但总体上却是昵而不亵、谑而不虐、乐而不淫，洋溢着健康的审美情趣。部分篇章如《周南·汉广》《秦风·蒹葭》，已达到纯情的高度，秋水伊人的咏吟，竟为爱情诗之旷古绝唱。反映婚姻不幸与失恋痛苦的诗篇，构成《诗经》情歌的一个亚种。由于社会及生理原因，这种痛苦的承担者一般是女性，“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卫风·氓》），“之子无良，二三其德”（《小雅·白华》），已关千古弃妇诗之口。读者还将有趣地看到，在礼教产生之初，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它不只约束民间男女，使他（她）们不时产生“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郑风·将仲子》）的顾忌，也无情地将矛头指向社会的上层：“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鄘风·墙有茨》）

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及社会各阶级的心态也有生动的纪录。“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豳风·破斧》），“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小雅·采薇》），直通“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一类唐人边塞名作。“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我知哀”（《小雅·采薇》）写戍卒生还而不乐的心理，亦相当深刻。秦处边鄙，地接戎狄，民风尚武，诗多慷慨。《小戎》写军容之盛，《无衣》赋同仇敌忾，读之令人感奋。

西周后期王政衰微，诸侯强大，兼并无已，礼崩乐坏。“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小雅·十月之交》）便是对社会动乱、阶级升沉的形象概括，没落的贵族发出“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王风·兔爰》），“于嗟乎，不承权舆”（《秦风·权舆》）一类哀鸣，而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民众则唱出了“何草不黄，何日不行”（《小雅·何草不黄》）的悲愤歌声。这时统治阶级中一些头脑清醒的人，则超出了一己休戚，而为王朝谱写了一曲曲挽歌。政治讽喻诗这样一个古代诗歌的重要品种诞生了。《小雅》中的《十月之交》《小旻》《巷伯》《北山》，《大雅》中的《民劳》《板》《荡》等等，均从不同角度干预政治，讽刺矛头直指执政大臣乃至天子，单刀直入，绝不顾忌。其间一些忧心君国、鼠思泣血之作，很可以做屈原的先生。而唐代新乐府倡导者所标榜的风雅比兴，亦实系于此。

作为一部声诗，《诗经》中不少篇章用于祭祀与宴饮。其中少不了宣扬天命、祈求福佑、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作品。“《颂》诗早已拍马”（鲁迅）确乎也是事实，兼之附丽舞容，不尽同于独立抒情之作，或不免典雅质木，缺少诗味。然《颂》诗也有佳作，如歌咏商、周开国创业者，概不可以捧场视之，其间保留了若干历史与神话资料，亦足珍贵；有的铺陈、勗勉之作（前者如《鲁颂》中的《泮水》《閟宫》，后者如《周颂》中的《敬之》《小毖》），亦不乏气象及诗情，作者或自诩曼硕，并非虚妄。

《诗经》在内容上异常丰富，在艺术上则有很高的造诣和深远的影响。影响后世最大的莫过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较通行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熹《诗集传》）。而钟嵘则说：“文已尽而兴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我们不妨把这段名言视为对《诗经》抒情叙事艺术的概括和总结。《诗经》的抒情篇章有三个本质的特点：（1）文本短；（2）常比兴；（3）多叠咏。文本简短是诗情提纯的必然结果，又是借助比兴活跃读者联想的有利条件，反复唱叹则增强了情韵。三者可以说把握住了抒情诗的精髓和真义，为古代诗歌奠定了艺术之基石。其中叠咏的形式与音乐有关，不拘一格，有两章对仗式联咏、多章递进式叠咏、隔章跳跃式叠咏、除首（尾）章外余章叠咏等等。这种手法，在后来合乐的词曲乃至今日歌曲中仍能看到。诗经在叙事即赋法上亦积累了不朽的经验。或妙于描摹，“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翬斯飞”（《小雅·斯干》）之类，饶有画意；或妙于繁复，“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卫风·氓》）之类，情态毕

见；或妙于用简，如“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大雅·皇矣》），先写敌势之盛，破敌只用六“我”字，可谓快文得机。《诗经》中有不少铺叙长篇，善用排叠句法章法，不见堆垛而富于节奏感，故不以其长而失却诗的本质，既博大又精粹，为楚辞汉赋开启法门，功在诗史，昭若日星。

《诗经》语言源于生活，又经润色加工，成为了一种规范的诗歌语言（雅言），具有很强的表现力。诗人不仅注意选词配色，而且于形容处多用双声、叠韵、叠字，增强形象感与音乐美。所谓“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嚙嚙’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诗人善于从活的语言中多所汲取，所以《诗经》中屡有熟语或套句，如“山有×，隰有×”的兴语、“未见君子，××××；既见君子，××××”的言情等等。更多的则是匠心独运，创造了为数众多的警句成语，如“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不忮不求”“不可救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等等，至今为人常用。《诗经》的修辞是多种多样的，除上文涉及的以外，尚有比拟、借代、夸张、对比、骈偶、衬托、排比、层递、设问、反诘、顶真、回文、拟声、双关、反语等等。《诗经》还奠定了汉语诗歌用韵的基本格式，如偶句用韵，一、二句押韵后隔句用韵。“三百篇造句大抵四言，而时杂二、三、五、六、七、八言。意已明则不病其短，旨未畅则无嫌于长。短非蹇也，长非冗也。”（成伯玙《毛诗指说》）四言体的优长得以尽洩，此后可供曹操、陶渊明们的用武之地不多，东汉以后，是五言诗的天下。

《诗经》在春秋时被孔门视为教科书、乐工视为唱本、诸侯视为外交辞令手册（“赋诗言志”），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可以想见。秦火以后，汉时传《诗》有齐、鲁、韩、毛四家，前三家先后失传，今存诗经为毛亨、毛苌所传的“毛诗”。汉尊诗为经，后世文人无不研习，故《诗经》在中国文化尤其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然而，还原《诗经》的本来面目，把它作为言情言志的诗歌，作为审美对象来看待，虽不能说前所未有，但到近代才成为普遍的认识。

“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李白《古风》）到了七雄角逐的战国时代，在中原地区代诗歌而兴起的是散文。正当诸子百家以其论辩争鸣，大展逻辑力量和思辨才能之际，形象思维却在南方长江流域找到了新的沃壤，一种足以使诗三百篇“俱往矣”的崭新诗体——楚辞诞生了。

出现上述情况的契机不是偶然的。文学史家们都指出，当时的南楚是一个从地理、种族、政治、经济、语言、风俗等等方面都与中原有相对独立性的国家。楚王虽曾在名义上受过周天子封爵，但事实上不受其统辖。这个在开化

较晚的南方新兴的民族,和一切后起之秀一样,相当长时间是受以老大自居的中原诸侯国的排斥和蔑视的,“蛮夷”称呼一直加在他头上。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以后来居上的奋发开拓精神开发了自然条件优厚的长江流域,发展了农业及工商业,积累了技术与财富,从而在内部生长出一种较中原文化更为生气蓬勃、更为灿烂的地域性文化——楚文化。这种新文化,以更强的凝聚力,培养了一个新兴民族的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感情,招致了诗神的垂青。对于这种现象,连若干世纪后的大文论家刘勰也颇为困惑和惊讶,发出了“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的慨叹。

《诗经》基本上是一部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创作诗歌的汇集,从中所能看到的,是一个无名氏作家的创作群体。而在《楚辞》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伟大诗人——屈原,和众星拱辰般围绕在他身旁的知名作家。这标志着我国古代诗歌进入了个体创作的时代。

从文学继承的角度看,楚辞的起源主要是江淮流域的楚歌,这种歌谣在先秦至汉人载籍中仍可见其一鳞半爪(如见于《论语》的《接舆歌》、见于《孟子》的《孺子歌》、见于《说苑》的《越人歌》《楚人歌》等);一般认为,它与《诗经》的“二南”乃至《陈风》也有渊源关系。但楚辞的出现,毕竟是一次飞跃,一大创造。以至即使单纯从形式上着眼,前后两者之差距也不可以道里计,更不用说内容的深广了。

“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屈原能在战国诗坛脱颖而出,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既是时代环境的加惠、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也和诗人的独特遭际,及其禀赋与修养分不开。屈原不仅是一个文学家,而且,是一个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出身王室宗族,曾在内政上赞佐怀王,参与议论国事及应对宾客,起草宪令及变法;外交上参与合纵派与秦斗争,两度出使于齐。由于站在时代风云的前列,政治旋涡的中心,这就赋予了他一种为宋玉等不可企及的高瞻远瞩的胸怀,和忧先天下的仁人之心。加上他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对历史文化有深厚的知识和修养,具有大诗人应有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创造活力。一旦在政治上被放逐之后,便能将国家民族的忧愤、个人的极度不幸,转化为诗歌创作的动机和能量。他以一个巨人的全部精力和心血,凝铸成一系列震烁古今的诗篇,自能有空前绝后的成就。

今传屈原二十余篇作品,可以分成三类,构成一个序列。首先应说《九歌》十一篇,它本是楚地的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刮垢磨光,成为精美的诗篇。这组诗的抒情主人公或为神祇,或为主祭者。诗是代言体,尚非诗人的咏怀。它们更多地展现了诗人从继承到创新的创作轨迹。其次是《天问》,它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古今无两的煌煌大篇,着重表现了

诗人的历史观与自然观，显示了哲理与抒愤的两重性。第三是《离骚》《九章》等作品，是屈原的政治抒情之作，它们有事可据，有义可陈，情感充沛，形象鲜明，气势磅礴，达到了思想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天问》《九歌》和《离骚》在三种不同的体式上，各自代表了楚辞的最高成就。尤其是《离骚》这一丰碑式巨著，最终奠定了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诗歌史上从来不乏翡翠兰苕之作，《诗经》就多抒情短篇，雅颂有增长趋势，但掣鲸碧海式的巨制鸿裁迄未一见。而屈原的《离骚》《天问》及两大组诗，皆为结构宏伟严密、笔参造化之作。后代诗人仅李白、杜甫力可追攀。在一个民族文化中，如果只有山峦而没有高峰，只有江河而没有大海，只有大合唱而没有最强音，是断难彪炳于世界文化之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屈原不愧为楚文化的骄傲与灵魂。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脩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王逸《楚辞章句》）不过，比兴手法到屈原手里已有巨大的发展和开拓。它已不只作为局部的修辞手段，而更多地作为整体的立意构思进入诗歌创作，形成了庞大而结构严整的象征系统，成为一种寄托深厚思想情怀的巨大艺术载体。而赋法，则演化为汪洋恣肆的铺陈描绘和渲染。与之差可比拟的，唯有战国纵横家的说辞和庄周那“仪态万方”的哲理散文。屈原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彻底地创立了一个体裁”（郭沫若），又直接影响到有汉“一代之文学”的赋体的孕育和发展。“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正形象地点明了屈原在文学史上承先启后的地位和功绩。楚辞的出现，突破了四言诗的格局，在五七言诗之前，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它的篇幅一般较长，句式以六七言为主，间以三至十言，句法灵活参差，而且大多“有节无章”，不用叠咏，而别饶唱叹之姿。《诗经》所用语辞杂多，到楚辞却规范化地突出了一个“兮”字，及“些”字，略约相当于今之“啊”，用以协调音节，深化抒情，且兼作介词之用。

楚辞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强的地方色彩。长江流域较黄河流域开发为晚，当时中原早已进入宗法社会，楚地尚有氏族社会之遗风。一部《诗经》在总体上是落实到现实与人生，而楚辞不同。它多涉神灵怪异，且辞采华艳，想象丰富，缤纷多姿，具有浪漫色彩。《诗经》中的抒情多限于一时一地即兴式抒写，屈赋则具有较大的时空跨度，淋漓尽致地展现“自我”的身世遭际与喜怒哀乐，故有人称之为伟大诗人的心路历程。“屈原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若些、只、羌、谇、蹇、纷、侘傺者，楚语也；悲壮顿挫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澧、脩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茝、荃、荪、蕙、若、芷、蘅者，楚物也。”（黄伯思《翼骚序》）如此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

文学，如此具有民族性的诗歌，最终却走向中国，走向世界。这有力证明了，最富于民族性独创性的文学，才具有真正世界性的意义。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与屈原并称“屈宋”的宋玉是较重要的作家，其杰作是《九辩》。《九辩》有明显仿效屈赋之处，但其价值却并不在此；它的独到之处是借悲秋来抒写贫士的失志和不平，第一次运用长篇辞体表现不那么伟大却更具普遍性的“士不遇”的主题，发千古悲秋诗人之唱；其情景交融的手法也是有创造性的。“屈平辞赋悬日月”（李白《江上吟》），像屈原那样以生命与血泪为诗的伟大诗人，一般人只能“高山仰止”而很难企及；“摇落深知宋玉悲”（杜甫《咏怀古迹》），接踵宋玉，可相仿佛或青出于蓝的失志诗人，在后世如雨后春笋，数不胜数。宋玉是辞赋日落后的皎皎明月，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亦不容轻视。

楚亡以后，楚辞创作经历了短时期的沉寂，终于在汉代得到复苏。汉高祖本人即“好楚声”，皇室大臣复多楚人。由于淮南王、梁孝王、汉武帝、汉宣帝先后提倡，使楚辞的整理和创作得到重视。文学史上凡有名著，便多效颦续貂之作。汉人对于屈宋，也是如此。“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辩》《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刘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十六卷，是为总集之祖。（王）逸又益以己作《九思》与班固二叙为十七卷，而各为之注。”（《四库总目提要》）刘向所编已佚，只有王逸《章句》流传至今。集中所收汉人仿作，自不能与屈宋方驾。唯其中与屈原并称“屈贾”的贾谊，算是屈原最好的学生，刘熙载《艺概》许为“屈子之赋，贾生得其质”。因此，本书据朱熹《楚辞集注》补收了他的《鵩鸟》和《吊屈原》二赋。

诗骚研究自来已久，著作汗牛充栋，却以考释为多。审美鉴赏，大众所需，今日已势在必行。鉴赏作为文学作品的实现环节，和文学研究的一种角度，不仅意义重大，而且也是我国古代文论家论诗之重要一途。评篇摘句，论较艺术得失，几已成为传统。即使在朴学盛行的清代，也有方玉润、张玉谷一类专家，他们的论著已初具现代赏析著作的某些优长。由于诗骚在不同程度上被捧到经典的位置，在很长时期内人们不习惯用文学欣赏的眼光去阅读玩味。“六经中唯诗易读，亦唯诗难说”（方玉润），这易读与难说，恰与此“经”的文学性质相关。完全用治史的方法去对待，不免胶柱鼓瑟、治丝益棼。了解诗作之历史背景，通晓其文字训诂，是必要的。但披文览情，直求诗心，更需要真切的生活体验和敏锐的感受力。由于时光流逝，事过境迁，处在与作

者不同时代和情境中的读者，对于《诗经》《楚辞》当时所具的光艳与芬芳，毕竟有所隔膜而难于尽行领略。所以，阅读这些作品，又须尽量把它们放回原有的历史环境中去揣摩和玩味，非如此不能获得赏心悦目的审美愉快。这里，历史感加想象力，便成为诗骚鉴赏的不二法门。

鉴赏辞典是一种融文艺鉴赏与工具书为一体的新型辞书。它的出现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却又在名分上引起过一些争议。这种“辞典”确乎与传统观念不符：它所提供的知识，固然必须准确，却又远不那么标准化和规范化。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一般辞典不曾具备的启发性。这些差异，正是由于它的文学鉴赏性质所决定的。“诗无达诂”，作品有多义性，同一诗作的赏析，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好比四面开窗的房间，打开任何一扇窗户，都可以起到流通空气、览观外景的作用。而每篇鉴赏文章的撰稿人，又都是取其主观会心较深的某个角度来阐幽发微的，正如就近凑手打开一扇两扇窗户一样，其随意性在所难免。其好处似乎也正在这里，他为读者提供了如何打开窗扇、尽情观赏外景的启示，以便读者自行从其他方位打开窗扇，自行去领略更多的美景。一般辞典是灌输知识的老师，鉴赏辞典则是引发你交谈兴味的朋友。从系统论的观点看，一般辞典是相对稳定的封闭系统，严整而规范；鉴赏辞典则是流动不滞的开放系统，日变而常新。鉴赏辞典与读者的关系，是双向反馈，损益互补的关系。它之所以受到读者的青睐，原因之一便在于它不是单向灌输，而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陶渊明《移居》）。撰者的启，或可引读者之发，由此得到新意和胜境。文学鉴赏实践告诉我们，越是杰作，其结构层面越多，象征意蕴越难穷尽。故有说不完的《离骚》胜解，写不完的《红楼》新论。

这本辞典的鉴赏对象决定了它在体例上，与现行同类出版物有所异同。概言之，它的编写特点是全、译、注、析。《诗经》在古代为“六经”之一，《楚辞》中的《离骚》亦曾被王逸称为“经”，历代诗人墨客迄于近代文学大师，无不对其习诵再三，受其熏陶沾溉。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读《诗经》《楚辞》，也就很难纵览古代诗词、了解中国文化。况古代文献患在残缺，而贵于完备。诗骚总数不过三百七十余篇，若再删略，便无完璧之美，故悉加收录。即此一端，或更符合“典”之义例。此即“全”。诗骚比后代诗词文字障碍为多，“译”与“注”也是必要的。由于上述鉴赏辞典特点决定，读者也会看到本书中译有宽严，注分详略，析见仁智，论合中西，不曾划一，也不可划一。凡涉知识性问题，则力求准确、审慎。如果本书的问世，能帮助读者在接受文学遗产的同时享受到几分含英咀华的乐趣，我们将十分欣慰。至于未能尽善之处，深望海内识者不吝赐教。

总 目

| | |
|-----------------|-------------|
| 凡例 | 2 |
| 前言 | 3 - 11 |
| 篇目 | 12 - 18 |
| 正文 | 1 - 1254 |
| 附录 | 1255 - 1299 |
| 诗人小传 | 1257 |
| 诗经楚辞书目 | 1261 |
| 名句索引 | 1280 |
| 诗经十五国风地域图 | 1298 |
| 楚辞地理总图 | 1299 |

篇 目

诗 经
风

周南

| | |
|-----|----|
| 关雎 | 3 |
| 葛覃 | 6 |
| 卷耳 | 8 |
| 樛木 | 10 |
| 螽斯 | 12 |
| 桃夭 | 13 |
| 兔置 | 16 |
| 芣苢 | 18 |
| 汉广 | 21 |
| 汝坟 | 24 |
| 麟之趾 | 26 |

召南

| | |
|----|----|
| 鹊巢 | 29 |
| 采繁 | 30 |
| 草虫 | 32 |
| 采蘋 | 34 |
| 甘棠 | 36 |
| 行露 | 38 |
| 羔羊 | 40 |

| | |
|------|-----|
| 殷其雷 | 43 |
| 摽有梅 | 45 |
| 小星 | 48 |
| 江有汜 | 50 |
| 野有死麕 | 53 |
| 何彼穀矣 | 56 |
| 驺虞 | 58 |
| 邶风 | |
| 柏舟 | 61 |
| 绿衣 | 64 |
| 燕燕 | 66 |
| 日月 | 70 |
| 终风 | 73 |
| 击鼓 | 75 |
| 凯风 | 78 |
| 雄雉 | 81 |
| 匏有苦叶 | 83 |
| 谷风 | 87 |
| 式微 | 92 |
| 旄丘 | 93 |
| 简兮 | 96 |
| 泉水 | 98 |
| 北门 | 101 |
| 北风 | 103 |

| | | | |
|-----------|-----|-----------|-----|
| 静女 | 106 | 葛藟 | 179 |
| 新台 | 108 | 采葛 | 181 |
| 二子乘舟 | 109 | 大车 | 183 |
| 鄘风 | | 丘中有麻 | 185 |
| 柏舟 | 113 | 郑风 | |
| 墙有茨 | 115 | 缁衣 | 187 |
| 君子偕老 | 116 | 将仲子 | 190 |
| 桑中 | 120 | 叔于田 | 192 |
| 鶡之奔奔 | 122 | 大叔于田 | 195 |
| 定之方中 | 124 | 清人 | 198 |
| 蝟砾 | 126 | 羔裘 | 201 |
| 相鼠 | 129 | 遵大路 | 202 |
| 干旄 | 130 | 女曰鸡鸣 | 204 |
| 载驰 | 132 | 有女同车 | 207 |
| 卫风 | | 山有扶苏 | 209 |
| 淇奥 | 137 | 萚兮 | 211 |
| 考槃 | 140 | 狡童 | 213 |
| 硕人 | 142 | 褰裳 | 214 |
| 氓 | 145 | 丰 | 216 |
| 竹竿 | 151 | 东门之墠 | 218 |
| 芄兰 | 153 | 风雨 | 219 |
| 河广 | 156 | 子衿 | 222 |
| 伯兮 | 158 | 扬之水 | 224 |
| 有狐 | 161 | 出其东门 | 226 |
| 木瓜 | 163 | 野有蔓草 | 228 |
| 王风 | | 溱洧 | 230 |
| 黍离 | 166 | 齐风 | |
| 君子于役 | 168 | 鸡鸣 | 233 |
| 君子阳阳 | 170 | 还 | 235 |
| 扬之水 | 172 | 著 | 236 |
| 中谷有蓷 | 173 | 东方之日 | 238 |
| 兔爰 | 176 | 东方未明 | 239 |

| | | | | | |
|-----------|-----|-----------|-----|--|--|
| 南山 | 241 | 终南 | 307 | | |
| 甫田 | 244 | 黄鸟 | 309 | | |
| 卢令 | 247 | 晨风 | 311 | | |
| 敝笱 | 248 | 无衣 | 313 | | |
| 载驱 | 250 | 渭阳 | 316 | | |
| 猗嗟 | 252 | 权舆 | 317 | | |
| 魏风 | | | | | |
| 葛屦 | 255 | 宛丘 | 320 | | |
| 汾沮洳 | 257 | 东门之枌 | 322 | | |
| 园有桃 | 258 | 衡门 | 324 | | |
| 陟岵 | 261 | 东门之池 | 326 | | |
| 十亩之间 | 263 | 东门之杨 | 328 | | |
| 伐檀 | 264 | 墓门 | 330 | | |
| 硕鼠 | 268 | 防有鹊巢 | 332 | | |
| 唐风 | | | | | |
| 蟋蟀 | 272 | 月出 | 333 | | |
| 山有枢 | 274 | 株林 | 335 | | |
| 扬之水 | 277 | 泽陂 | 337 | | |
| 椒聊 | 278 | 桧风 | | | |
| 绸缪 | 280 | 羔裘 | 340 | | |
| 杕杜 | 283 | 素冠 | 342 | | |
| 羔裘 | 285 | 隰有苌楚 | 343 | | |
| 鵲羽 | 286 | 匪风 | 345 | | |
| 无衣 | 289 | 曹风 | | | |
| 有杕之杜 | 290 | 蜉蝣 | 348 | | |
| 葛生 | 292 | 候人 | 350 | | |
| 采苓 | 294 | 鳲鸠 | 352 | | |
| 秦风 | | | | | |
| 车邻 | 298 | 下泉 | 355 | | |
| 驷驖 | 300 | 幽风 | | | |
| 小戎 | 301 | 七月 | 358 | | |
| 蒹葭 | 304 | 鴥鶗 | 365 | | |
| | | 东山 | 369 | | |
| | | 破斧 | 374 | | |